

藏書

第十六冊

(明)李 贄 著

藏書

第十卷
五三至卷五六(武臣傳)

中華書局



藏書卷五十三武臣傳

二 名將

田單

田單者。齊諸田疏屬也。燕使樂毅伐破齊。田單走安平。令其宗人。盡斷其車軸末。而傅鐵籠。已而燕軍攻安平。城壞。齊人走爭塗。以轉折車敗。爲燕所虜。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。東保卽墨。燕旣盡降齊城。獨莒。卽墨未下。淖齒殺湣王于莒。因堅守莒城以距燕。燕卽引兵東圍卽墨。卽墨大夫出戰死。城中相與推曰。安平之戰。田

單宗人以鐵籠得全。習兵。立以爲將軍。以距燕。頃之。燕昭王卒。惠王立。與樂毅有隙。田單聞之。乃縱反間曰。齊王已死。城之不拔者二耳。樂毅畏誅而不敢歸。以伐齊爲名。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。齊人未附。故且緩攻。卽墨以待其事。齊人所懼。惟恐他將之來。卽墨殘矣。燕王以爲然。使騎劫代樂毅。田單乃令城中人。食必祭其先祖于庭。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。燕人怪之。田單因宣言曰。神來下教我。乃令城中人曰。當有神人爲我師。有一卒曰。臣可以爲師乎。因反走。田單乃起引還。東鄉坐。師事之。卒曰。臣欺君。誠無能也。田單曰。子勿言。因師之。每出

約束。必稱神師。乃宣言曰。吾唯懼燕軍之剿所得齊卒。置之前行。與我戰。即墨敗矣。燕人聞之。如其言。城中人見齊諸降者。盡剿。皆怒。堅守。唯恐見得。單又縱反間曰。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。僂先人。可爲寒心。燕軍盡掘壟墓。燒死人。即墨人從城上望見。皆涕泣。共欲出戰。怒自十倍。田單知士卒之可用。乃身操版插。與士卒分功。妻妾編于行伍之間。盡散飲食饗士。命甲卒皆伏。使老弱女子乘城。遣使約降于燕。燕皆呼萬歲。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。令即墨富豪遺燕將。曰。即墨卽降。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。令安堵。燕將大喜。許之。燕軍由此益懈。田

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。爲絳繒衣。畫以五彩龍文。束兵刃于其角。而灌脂束葦于尾。燒其端。鑿城數十穴。夜縱牛。壯士五千人。隨其後。牛尾熱。怒而奔燕軍。燕軍夜大驚。牛尾炬火。光明炫耀。燕軍視之。皆龍文。所觸盡死傷。五千人因銜枚擊之。而城中鼓譟從之。老弱皆擊銅器爲聲。聲動天地。燕軍大駭。敗走。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。追亡逐北。所過城邑皆畔燕。復歸田單。單乘勝卒至河上。而齊七十餘城。皆復爲齊。乃迎襄王于莒。入臨淄。襄王封田單。號曰安平君。後田單將攻狄。往見魯仲子。仲子曰。將軍攻狄不能下也。田單曰。臣以五里之城。七里

之郭。敗亡餘卒。破萬乘之燕。復齊墟。攻狄而不下。何也。上車弗謝而去。遂攻狄。三月而不之克也。田單乃懼。問魯仲子。仲子曰。將軍之在即墨。坐而織蓐。立則杖插。爲士卒倡曰。可往矣。宗廟亡矣。亡日尙矣。歸于何黨矣。當此之時。將軍有死之心。而士卒無生之氣。聞若言。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。此所以破燕也。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。西有淄上之虞。黃金橫帶。而馳乎淄澠之間。有生之樂。無死之心。所以不勝也。田單曰。單有心。先生志之矣。明日乃厲氣循城。立于矢石之所。援枹鼓之。狄人乃下。單又嘗問趙奢曰。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。所以不服。

者。獨將軍之用衆。單聞之。帝王之兵。所用不過三萬。而天下服矣。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。乃用之。此單之所不服也。馬服君曰。君非徒不達于兵也。又不明其時勢。夫吳干之劍。肉試則斷牛馬。金試則截盤匱。薄之柱上而擊之。則折爲三。質之石上而擊之。則碎爲百。今以三萬之衆。而應強國之兵。是薄柱擊石之謂也。且夫吳干之劍。材難矣。無脊之厚而鋒不入。無脾之薄而刃不斷。兼有是兩者。無鈎罕鐔蒙須之便。操其刃而刺。則未入而手斷。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。而爲此鈎罕鐔蒙須之便。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。君焉能乎。且古者四海

之內。分爲萬國。城雖大。無過三百丈者。人雖衆。無過三千家者。而以集兵三萬。距此奚難哉。今取古之爲萬國者。分以戰國七千丈之城。萬家之邑。相望也。而索以三萬之衆。圍千丈之城。不存其一角。而野戰不足用也。君將以此何之。都平君喟然太息曰。單不至也。

白起

是大將才。以坑降故貶

白起者。郿人也。善用兵。事秦昭王。自昭王十三年。而白起爲左庶長。將而擊韓之新城。以後無歲不興師。攻韓取魏。伐趙取楚。入其地。至昭王四十七年。白起復將而伐趙。殺趙將趙括。降其卒四十萬人。白起時爲武安君。

矣。武安君計曰。前秦已拔上黨。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。趙卒反覆。非盡殺之。恐爲亂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。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。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。趙人大震。趙王恐。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。武安君擒馬服子乎。曰然。又曰。卽圍邯鄲乎。曰然。趙亡則秦王王矣。武安君爲三公。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。南定鄢郢。漢中。北擒趙括之軍。雖周、召、呂望之功。不益于此矣。今趙亡。秦王王。則武安君必爲三公。君能爲之下乎。雖欲無爲之下。固不得已矣。秦嘗攻韓。圍邢丘。困上黨。上黨之民。皆反爲趙。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。

矣。今亡趙。北地入燕。東地入齊。南地入韓魏。則君之所
得民。亡幾何人。故不如因而割之。無以爲武安君功也。
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。秦兵勞。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。

利口亂信

且休士卒。王聽之。割韓垣雍。趙六城以和。正月皆
罷兵。武安君聞之。由是與應侯有隙。四十九年。昭王旣
息民繕兵。復欲伐趙。武安君曰。不可。王曰。何也。武安君
曰。趙自長平以來。君臣憂懼。早朝晏罷。卑辭重幣。四面
出嫁。結親燕魏。連好齊楚。積慮并心。備秦爲務。其國內
實。其交外成。當今之時。趙未可伐也。王曰。寡人旣以興
師矣。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。陵戰失利。亡五校。

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。責之曰。君常以寡擊衆。取勝若神。今以彊擊弱。以衆擊寡。何謂而不可。武安君曰。先是楚王恃其國大。不恤其政。百姓離心。城池不修。旣無良臣。又無守備。故起得引兵深入。多背城邑。發梁焚舟。以專民掠于郊野。以足軍食。楚人自戰其地。咸顧其家。莫有鬪志。是以能有功也。伊闕之戰。韓孤顧魏。不欲先用其衆。魏恃韓之銳。欲推以爲鋒。二軍爭便之力不同。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。專軍并銳。觸魏之不意。魏軍旣敗。韓軍自潰。乘勝逐北。以是之故能立功。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。何神之有哉。今秦破趙于長平。不遂以

時乘其振懼而滅之。畏而釋之。使得耕稼以益蓄積。養孤長幼以益其衆。繕治兵甲以益其強。主折節以下其臣。臣推體以下死士。至于平原之屬。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。臣人一心。上下同力。猶句踐困于會稽之時也。以今伐之。未覩其利。又病未能行。應侯慚而退。以言于王。王曰。微白起。吾不能滅趙乎。復益發軍。更使王齕伐趙。圍邯鄲。八九月。死傷者衆而弗下。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。秦數不利。武安君曰。不聽臣計。今果如何。王聞之。怒。因見武安君強起之。曰。君雖病。強爲寡人臥而將之。有功。寡人之願。將加重于君。如君不行。寡人恨君。武

安君頓首曰。臣知行雖無功。得免于罪。不行。無罪。不免于誅。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。釋趙養民。以觀諸侯之變。

實話

撫其恐懼。伐其驕慢。誅滅無道。以令諸侯。天下可定。

何必以趙爲先乎。臣聞明主愛其國。忠臣愛其名。破國不可復完。死卒不可復生。臣寧伏受重誅而死。不忍爲辱君之將。願大王察之。王不答而去。秦王自命不行。乃使應侯請之。武安君終辭不肯行。而稱病。于是免武安君爲士伍。遷之陰密。武安君病未能行。居三月。諸侯攻秦軍急。秦軍數却。使者日至。秦王乃使人遣白起。不得留咸陽中。武安君旣行。出咸陽門十里。至杜郵。秦昭王

與應侯羣臣議曰。白起之遷。其意尙怏怏不服。有餘言。

應侯萬劫不得人身矣

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。武安君引劍將自剄。曰。我何罪于天。而至此哉。良久曰。我固當死。長平之戰。趙卒降者數十萬人。我詐而盡坑之。是足以死。遂自殺。

王翦

王翦少好兵。事秦始皇。始皇十一年。翦將攻趙閼與。破之。拔九城。十八年。翦將攻趙。趙使李牧。司馬尙禦之。李牧數破走秦軍。王翦惡之。乃使人爲反間。趙果殺李牧。使趙葱及顏聚代將。王翦因急擊。大破趙。殺趙葱及顏

聚。盡定趙地爲郡。明年。燕使荆軻入秦。秦王使王翦攻燕。燕王喜走遼東。翦遂定燕。薊。秦使翦子王賁擊荆。荆兵敗。還擊魏。魏王降。遂定魏地。秦始皇旣滅三晉。走燕王。而數破荆師。秦將李信者。年少壯勇。嘗以兵數千。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。卒破得丹。于是始皇欲用李信取荆。問信度用幾何人而足。李信曰。不過用二十萬人。始皇問王翦。王翦曰。非六十萬人不可。始皇曰。王將軍老矣。何怯也。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。李信攻平與。蒙恬攻寢。大破荆軍。信又攻鄢郢。破之。于是引兵而西。與蒙恬會城父。荆人因隨之。三日三夜不頓舍。

大破李信軍。入兩壁。殺七都尉。秦軍走。始皇聞之。大怒。自馳見謝王翦曰。寡人以不用將軍計。李信果辱秦軍。今聞荆兵進而西。將軍雖病。獨忍棄寡人乎。王翦謝曰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。非六十萬人不可。始皇曰。爲聽將軍計耳。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。始皇自送至灞上。王翦行。請美田宅園地甚衆。始皇曰。將軍行矣。何憂貧乎。王翦曰。爲大王將。有功終不得封侯。故及大王之嚮臣。臣亦及時以請園地。爲子孫業耳。始皇大笑。王翦既至關。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。或曰。將軍之乞貸。亦已甚矣。王翦曰。不然。夫秦王怵中。麤而不信人。今空秦國甲士。